

吳醫會集講

春

特別
79
226
1

春



門武
226
卷

嘉慶元年補鑄

唐笠山纂輯

吳醫問彙講

凡屬醫門佳話發前人所未發者哀集成編諸同學
如有高論並望光增
附各書校訛傷寒辨症歌
週身經絡總訣



弘前醫官印

廣田二宮

青山求精堂
藏書畫之記

森氏開萬
冊府之記



司馬溫公曰。達則為良相。不達則為良醫。蓋以殫其利濟之心。窮通一也。夫坐而言。然後能起而行。士者十年待字。讀聖賢書。遍天下事。於經天緯地之業。必博明而切實之。夫乃可寧以大

任而不疑。醫之為道。在於舉夫
天地人之理。而運六氣之驗。經
絡府俞之次。八脉九候。十二經
之分。莫不備之。素而論之。詳夫
乃可托以死生。而不惑。是故太易
著論。習之文。傳記有論。法之編。

講之義大矣。緬夫軒皇。講自遠
古。而造化之秘。洩於炎
劉。而湯液之用。廣於聖。後聖。若
合符節。他如活人。論辛熱。祇和
論溫中。河間論涼解。東垣論
升降。丹溪論兩腎。子和論三

法。隱菴令韶之派。誨六氣中行
無己之傳。誨三綱。講溫補者。景
岳。講秋燥在。嘉言。吳又可。誨疫。
汪苓友。講心。此數子在。不傍牆壁。
獨抒心得。其餘百家之說。或伐
異而黨同。或並收而博採。要其

所攷。斲者。無非講此玉版靈
蘭之奧。以期之壽世而濟時。後
曰。學。書。費。紙。學。醫。費。人。操。司
命之責。何如其鄭重耶。夫依
古以來。盜名氣。走捷徑。未始非
名士也。舊黨援工口給。未始非名

醫也。然而有實學。斯且實用。
吾吳文獻之邦。明理之彙林。
立。唐君笠山。於著述之餘。志
羅而致之。擇其言之雅馴。與
弦成集。顏曰吳醫彙編。而授之
梓。豈詎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

甚。榭之榦。此一木之枝。其愛博
而其愧。於學之海。真無愧古
人之用心矣。推是心也。與夫士之
通經致用。為蒼生福。又豈以
異哉。故樂綴數言。以弁其首。

乾隆五十有七年歲次壬子桂月

序
吳趨繆遵義識 時年八十有三



余薄宦江蘇以來。凡署中卷
屬等。有疾即延。立山唐君診
治。無不應手而愈。今將三十載。
石第識其醫理之精深。且重
其為人之謹慎也。茲手輯吳醫
彙講一編。請序於余。披閱其書。

乃廣搜博採。扶擇精詳。以補前
人所未及。以啓後人所未悟。擊
之一音。三奏。高下疾徐。同聲相
應。至特磬一擊。而金石絲竹。秩
然不紊。是真可謂醫門之鼓吹
矣。夫以文會友。聖人所訓。又

善論古。孟子子言之。儒者如斯。
醫亦宜然。軒岐作者。之聖也。猶
聚君臣於一堂。而相為辯難。儒
者之業。是術者。可不有奇共
賞。為疑。共析乎。今望山為醫
林。秉鐸領袖。群英彙訂。成

集俾斯道之精微。研窮益
廣。歐陽文忠有曰。物希聚
於所好。信不誣也。吾知風
鼓舞。當必有遠方之士。與
感而來者。正未有艾也。豈
止吳醫而已哉。

乾隆癸丑仲春桂林蔣樞書
於鴻城官舍



自序

粵稽炎暉紀物首垂本草之經雲瑞名官肇
啟靈蘭之笈宗傳歷代各立家言派衍迄今
尤工蒐錄篁南江氏有類案之編東逸羅君
有彙粹之選惟淵源之有自斯繼述之多人
矧吾吳文獻之邦迺良醫薈萃之域韓門昆
季擅廬扁之稱葛氏喬梓紹張劉之學新甫
啟東廿子前朝之著述已繁生洲路玉諸公

聖代之闡揚亦夥印機草識元儀臨證之慎重讀書記知在涇學業之深沉凡此各自成書出自諸家見地康熙時有過君繹之者裒集衆賢治案合鑲為書名曰吳中醫案此又片善悉錄一藝必庸旁搜博採而成者也夫廣羅成效固以誌鄉先輩之典型而各抒論言亦以徵諸君子之詣力况乎精是業者高才不少明其理者卓識自多匿采韜光非乏枕中

之秘靈機妙緒詎鮮囊底之珍凡屬蘊藏可勝惋惜僕謹倣吳中醫案之舊帙更輯吳醫彙講之新編與義顯詞統為求教長篇短節並曰無拘苟步武之克追期當仁之不讓乃荷同志弗靳輝光共表深思互相賞析或疏徃訓既發覆而摘微或出心裁尤領新而標異詮玉版之秘要欣符麗澤之占索金匱之真言胥協盍簪之慶勿謂禁方三十獨推思

邈得其奇須知肘後四編不惟抱朴窮其蘊
縱釀花為蜜未免書癖之譏而集腋成裘堪
補藝林之闕

乾隆壬子仲秋長洲唐大烈立三氏書於問
心草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書吳醫彙講後

太史公言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故於
扁鵲倉公列傳各載治驗切脈論病縷析條分詳哉
其言之也後長沙太守張仲景出著有傷寒金匱二
書是為醫林之淵藪後學之津梁自漢迄今專門名
家著述繼起燦然可觀其間或論說紛紜貪多務得
甚至勦說雷同不可枚舉竊謂讀書貴乎得間醫書
之浩汗尤貴採擇精當取舍在我有所作述務在心
得未可拾他人之唾餘以竊取傳會為能事也而笠

吳醫真言 卷八
山先生已先得我心矣先生學富思深醫林重之其
集前輩名醫及諸同人著作彙爲一編名之曰吳醫
彙講而自著諸條考據精詳辨論明快能發人所未
發僕受而讀之知是編之集腋爲裘洵可以傳世而
行遠矣方是編之初付剞劂也笠山先生旁搜博采
下及葑菲僕自曩時從學於松心夫子質疑問難涉
獵方書意見所及亦嘗紀載一二數年來奔走風塵
此道已存而不論况當珠玉在前益覺自顧形穢既
病道少又恐勦說雷同與尋常方術同類而共譏之

也既無以應笠山先生之間而又不能不贊一辭乃
白書其所見以附編末太史氏於扁鵲倉公列傳詳
載治驗篇終又引老聃之言以爲戒寓意深遠亦先
敘後斷之例後人因之遂有卷尾作跋編末後序之
作其實皆贅疣也僕非敢效史遷之例而於二者之
間其有一得也夫壬子仲冬朱克柔書

朱子研漁不作首序而作後序謙抑之意也惟是
拙集不限卷數以俟陸續賜教隨時增訂故未便
以此篇殿於編末移置簡端從權也 大烈識

夫醫道之精，非一日之功，非一人之智，非一書之博，非一藥之靈。蓋醫者之於世，猶農者之於田，商者之於貨，士者之於名。農者不勤，則田蕪；商者不誠，則貨賤；士者不學，則名虛。醫者不博，則病不治。博者，非徒多也，非徒雜也，非徒亂也。博者，博於心，博於手，博於口，博於筆。心博則神清，手博則力壯，口博則言簡，筆博則文雅。神清則能察微，力壯則能挽危，言簡則能達意，文雅則能垂名。此博之所以為博也。博之所以為博也，非徒多也，非徒雜也，非徒亂也。博者，博於心，博於手，博於口，博於筆。心博則神清，手博則力壯，口博則言簡，筆博則文雅。神清則能察微，力壯則能挽危，言簡則能達意，文雅則能垂名。此博之所以為博也。

凡例

- 一 是集凡屬醫門佳話發前人所未發可以益人學問者不拘內外女幼各科無不輯入其有人云亦云者舊籍已繁茲不復贅
- 一 諸公所著各於條論之前分列姓字下註諱號爵里如先世所遺舊稿并註生年卒歲及令嗣某付梓畧仿小傳之意也又各分版頁不相連屬以便續增
- 一 凡高論賜光隨到隨鐫不分門類不限卷數不以

吳醫百集

後序

一

年齒次先後亦不以先後寓軒輊以冀日增月益可成大觀或尊居遠隔並不妨郵寄寒廬併登梨棗

一各人之趨向不同集衆說以成書不免或有互異若存此而去彼竊恐印定人眼目非所以云講也苟能各通一理不妨兩說並採惟在閱者之取舍亦擴充學問之一道也

一是集係聚諸同學各抒心得析疑賞奇不襲老生恒談惟其中有泛闊之似乎陳言而味其立意處

必有幾句獨開生面之語不過從頭敘述不得不引舊書之言以爲襯幸勿以勦襲目之

一集中諸作或有文辭典雅者亦有簡直隨俗者要惟各適其宜取其達意而已矣文固可諷質亦可傳

一凡新書一出坊間每卽翻刻雖云必究然而此弊久延矣今余是集係就先見教者先爲付梓現在廣以奉徵正無已時卽余拙撰積稿頗繁現因卷帙不勻故亦先刻幾條俟諸同學陸續賜教余亦

漸次補鑄非止限此幾卷便為完書也購閱者須認本堂原板乃得卷以日增若夫翻刻之本焉能隨補隨翻決非全集願諸公辨之

笠山謹識

謝谷... 一果中... 也... 也... 也...

吳醫彙講卷一目錄

王雲林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禱告藥王誓疏 人沈文燮玉調氏校訂

王葉天 家贊號誠齋此對文林州府學教

溫證論 治計二十則

陳獻傳

人身一小天地論

顧雨田

書方宜人共識論

卷一

書八官入共蘇命

顧雨田

人與一小天賦

東坡

皇鑑備前 卷二十風

葉天士

齋告藥王誓疏

王雲林

吳醫彙講卷一 目錄

吳醫彙講卷一

青山求精堂

歲書畫之記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沈文燮玉調氏校訂

王雲林

諱家贇號緘齋地贈文林郎徐州府學教授年六十六歲歿於康熙庚寅此篇係令曾孫繩林授梓繩林名丙號樸莊吳縣恩貢生世居包衙前

禱告藥皇誓疏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長至日王家贇謹以清香禱告於藥皇曰竊聞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惠迪吉從逆凶惟

影響此列聖所垂之明訓也。微氓如家，鑽生既不辰，命復多舛。蓋自先祖母五十餘年，撫孤植節，一綫單傳，罔迄於今。吾父衰齡望八，吾母見背，兩弟繼歿，俱無嗣息。鑽所生兒女六人，亦皆以痘瘍孤危至此，無日不返躬自責也。惟此瘍醫世業，謹守家傳，凡見諸苦惱，無論貧富，先懷悲憫，耿耿此心，惟天可表。第自揣以褊淺之見識，荷司命之擔，當任大責重，豈盡無訛。清夜深思，愈增憂懼。幸而歲戊辰，竟得子，己巳冬，出痘矣。庚午，又得子，今冬，又出痘矣。家鑽向天稽首。

求由報答，鴻庥誠恐遷善不力，惡將蝟集，舜蹠之分，間不容髮。敢矢誓願，為承先裕後之基址。其首重者，忍辱安貧，畢生兢守，誓不趨時，夸耀或遇瀕危之症，悉心療治，誓不惜名，恕置或遇輕淺之疾，即時安慰，誓不張皇顯功，或病果疑難，學識未到，必詳審以待，高明誓不耽延貽誤，或遇富厚之家，誓不倖災攫利，或遇貧困之人，隨力救援，誓不市恩而沽譽，或遇當道搢紳，隨緣調治，誓不媚諛以玷祖先。嗟乎人命至重，冥報難逃，執一得以誤人，昧良心而罔利，均弗為

之若知之而自犯之是自絕於天也設家贖世味櫻
心初終易轍陽譴陰誅交加不悔神祇在上其明鑒
之惟是力有所不逮情有所不忍目擊貧病無告煙
火不繼之家每有不堪之慘徹底躊躇點金乏術今
擬於薪水布袍之外量爲留餘製諸藥餌爲救療貧
病之萬一猶以母靈暴露力不從心然一安慈魄此
事亦誓必爲之也所仰祈者老父壽而康寧優游晚
景二子克自振立以延列祖書香以報張太君之苦
節則臣願足矣若夫一身之榮辱則家贖命相已定

不敢妄祈不勝戰慄投誠之至

丙午之秋

東

作陰騭文頌言畢復命兒輩於祖筆

一卷中檢先大父緘齋公禱告藥皇誓疏底稿讀
之怛怛心動嗚呼以慈悲爲命脈以神明爲監史
以忍辱爲安貧之極教以補德爲詒謀之首務苟
非深明於天人相與之微有能如是之憂勤惕厲
者乎東老矣幸食舊德以迄於今綿及曾元識字
讀書皆先人之賜也謹錄一通俾兒孫朝夕觀省
相與動心忍性溫溫惇惇無忝所生是則予小子

之責也夫孫岱東百拜謹識時年七十有三

此篇警疏雖非講學之文然惟有此實心斯有實學則是此心亦吾醫所宜亟講也雲林先生之後迄今五世矣不僅良醫代出抑且書香相繼安知非此存心之報哉當弁卷首以誌我儕講學之一證 大烈識

葉天士

名桂號香巖世居開門外下塘所著溫證論治二十則乃先生遊於洞庭山門人顧景文隨之舟中以當時所語信筆錄記一時未加修飾是以辭多佶屈語亦稍亂讀者不免晦口烈不揣冒昧竊以語句少為條達前後少為移掇惟使晦者明之至先生立論之要旨未敢稍更一字也

溫證論治

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胞肺主氣屬衛心主血屬營辨營衛氣血雖與傷寒同若論治法則與傷寒大異蓋傷寒之邪留戀在表然後化熱入裏溫邪則化熱最速未傳心胞邪尚在肺肺合皮毛而主氣故

云在表初用辛涼輕劑挾風加薄荷牛蒡之屬挾濕加蘆根滑石之流或透風於熱外或滲濕於熱下不與熱相搏勢必孤矣不爾風挾溫熱而燥生清痰必乾謂水主之氣不能上榮兩陽相劫也濕與溫合蒸鬱而蒙痺於上清痰爲之壅塞濁邪害清也其病有類傷寒驗之之法傷寒多有變症溫熱雖久總在一經爲辨

前言辛涼散風甘淡驅濕若病仍不解是漸欲入營也營分受熱則血液受劫心神不安夜甚無寐或斑

點隱隱卽撤去氣藥如從風熱陷入者用犀角竹葉之屬如從濕熱陷入者用犀角花露之品參入涼血清熱方中若加煩躁大便不通金汁亦可加入老年及平素有寒者以人中黃代之急速透斑爲要若斑出熱不解者胃津亡也主以甘寒重則玉女煎輕則梨皮蔗漿之類或其人腎水素虧病雖未及下焦每多先自徬徨此必驗之於舌如甘寒之中加入鹹寒務在先安未受邪之地恐其陷入耳若其邪始終在氣分流連者可冀其戰汗透邪法宜益胃令邪與汗

身醫四書言 卷一
併熱達腠開邪從汗出解後胃氣空虛當膚冷一晝
夜待氣還自溫暖如常矣蓋戰汗而解邪退正虛陽
從汗泄故漸膚冷未必卽成脫症此時宜安舒靜臥
以養陽氣來復旁人切勿驚惶頻頻呼喚擾其元氣
但診其脈若虛軟和緩雖倦臥不語汗出膚冷却非
脫症若脈急疾躁擾不臥膚冷汗出便爲氣脫之症
矣更有邪盛正虛不能一戰而解停一二日再戰汗
而愈者不可不知

再論氣病有不傳血分而邪留三焦猶之傷寒中少
陽病也彼則和解表裏之半此則分消上下之勢隨
症變法如近時杏朴苓等類或如溫膽湯之走泄因
其仍在氣分猶有戰汗之門戶轉瘧之機括也大凡
看法衛之後方言氣營之後方言血在衛汗之可也
到氣纔宜清氣乍入營分猶可透熱仍轉氣分而解
如犀角元參羚羊等物是也至入於血則恐耗血動
血直須涼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膠赤芍等物是也
若不循緩急之法慮其動手便錯耳且吾吳濕邪害
人最多如面色白者須要顧其陽氣濕勝則陽微也

如法應清涼，用到十分之六七，卽不可過涼，蓋恐濕熱一去，陽亦衰微也。面色蒼者，須要顧其津液，清涼到十分之六七，往往熱減身寒者，不可便云虛寒而投補劑，恐爐煙雖熄，灰中有火也。須細察精詳，方少與之，慎不可漫然而進也。又有酒客裏濕素盛，外邪入裏，與之相搏，在陽旺之軀，胃濕恆多，在陰盛之體，脾濕亦不少。然其化熱則一，熱病救陰，猶易通陽，最難救陰，不在補血，而在養津與測汗，通陽不在溫而在利小便，較之雜症，有不同也。

再論三焦不從外解，必致裏結，裏結於何，在陽明胃與腸也，亦須用下法，不可以氣血之分，謂其不可下也。惟傷寒熱邪在裏，劫燥津液，下之宜猛，此多濕邪內搏，下之宜輕，傷寒大便溏，爲邪已盡，不可再下，濕溫病大便溏，爲邪未盡，必大便硬，乃爲無濕，始不可再攻也。再人之體，腕在腰上，其位居中，按之痛，或自痛，或痞脹，常用苦泄，以其入腹近也，必驗之於舌，或黃或濁，可與小陷胸湯，或瀉心湯，隨症治之。若白不燥，或黃白相兼，或灰白不渴，慎不可亂投苦泄，其中

身醫真論 卷一
有外邪未解裏先結者或邪鬱未伸或素屬中冷者雖有脘中痞痛宜從開泄宣通氣滯以達歸於肺如近世之杏蔻橘桔等輕苦微辛具流動之品可耳又有舌上白苔粘膩吐出濁厚涎沫者其口必甜此爲脾滯乃濕熱氣聚與穀氣相搏土有餘也盈滿則上泛當用佩蘭葉芳香辛散以逐之若舌上苔如碱者胃中宿滯挾濁穢鬱伏當急急開泄否則閉結中焦不能從募原達出矣

再舌胎白厚而乾燥者此胃燥氣傷也滋潤藥中加

甘草令甘守津還之意舌白而薄者外感風寒也當疎散之若薄白而乾者肺液傷也加麥冬花露蘆根汁等輕清之品爲上者上之也若苔白而底絳者濕遏熱伏也當先泄濕透熱防其卽乾也此可勿憂再從裏而透於外則變潤矣初病舌卽乾神不昏者宜急養正微加透邪之藥若神已昏此內匱不可救藥矣

前云舌黃或濁當用陷胸瀉心須要有地之黃若光滑者乃無形濕熱已有中虛之象大忌前法其臍以

上爲大腹或滿或脹或痛此必邪已入裏表症必無
或存十之一二亦須驗之於舌或黃甚或如沉香色
或如灰黃色或老黃色或中有斷紋皆當下之如小
承氣湯用檳榔青皮枳實元明粉生首烏等皆可若
未現此等舌不宜用此等藥恐其中有濕聚太陰爲
滿或寒濕錯雜爲痛或氣壅爲脹又當以別法治之
矣

再黃胎不甚厚而滑者熱未傷津猶可清熱透之表若
雖薄而乾者邪雖去而津受傷也苦重之藥當禁宜

甘寒輕劑養之

再論其熱傳營舌色必絳絳深紅色也初傳絳色中
兼黃白色此氣分之邪未盡也泄衛透營兩和可也
純絳鮮澤者胞絡受邪也宜犀角鮮生地連翹鬱金
石菖蒲等清泄之延之數日或平素心虛有痰外熱
一陷裏絡卽閉非菖蒲鬱金等所能開須用牛黃丸
至寶丹之類以開其閉恐其昏厥爲瘥也

再論舌絳而乾燥者火邪劫營涼血清血爲要色絳
而舌心乾者乃心胃火燔劫燥津液卽黃連石膏亦

可加入其有舌心獨絳而乾者亦胃熱而心營受灼也當於清胃方中加入清心之品否則延及於心爲津乾火盛之候矣舌尖獨絳而乾此心火上炎用導赤散瀉其腑若煩渴煩熱舌心乾四邊色紅中心或黃或白者此非血分也乃上焦氣熱燥津急用涼膈散散其無形之熱再看其後轉變可也慎勿用血藥反致滋膩留邪至舌絳望之若乾手捫之原有津液此津虧濕熱薰蒸將成濁痰蒙閉心胞也舌色絳而上有粘膩似苔非苔者中挾穢濁之氣急加芳香逐

之舌絳而抵齒難伸出口者痰阻舌根有內風也舌絳而光亮胃陰亡也急用甘涼濡潤之品舌絳而有碎點黃白者將生疳也大紅點者熱毒乘心也用黃連金汁其有雖絳而不鮮乾枯而痿者此腎陰涸也急以阿膠雞子黃地黃天冬等救之緩則恐涸極而無救也

再有熱傳營血其人素有瘀傷宿血在胸膈中舌色必紫而暗捫之潮濕當加散血之品如琥珀丹參桃仁丹皮等否則瘀血與熱相搏阻遏正氣遂變如狂

發狂之症若紫而腫大者乃酒毒衝心紫而乾晦者
腎肝色泛也難治

舌若淡紅無色或乾而色不榮者乃是胃津傷而氣
無化液也當用炙甘草湯不可用寒涼藥

再有不拘何色舌生芒刺者皆是上焦熱極也當用
青布拭冷薄荷水揩之即去者輕旋即生者險矣

舌苔不燥自覺悶極者屬脾濕盛也或有傷痕血跡
者必問曾經搔挖否不可以有血而便爲枯症仍從
濕治可也再有神情清爽舌脹大不能出口者此脾

濕胃熱鬱極化風而毒延於口也用大黃磨入常用
劑內則舌脹自消矣

舌無苔而有如煙煤隱隱者慎不可忽視如口渴煩
熱而燥者平時胃燥也不可攻之宜甘寒益胃若不
渴肢寒而潤者乃挾陰病宜甘溫扶中此何以故外
露而裏無也

舌黑而滑者水來尅火爲陰症當溫之若見短縮此
腎氣竭也爲難治惟加人參五味子或救萬一舌黑
而乾者津枯火熾急急瀉南補北若黑燥而中心厚

者土燥水竭急以鹹苦下之
若舌白如粉而滑四邊色紫絳者溫疫病初入募原
未歸胃腑急急透解莫待傳入而爲險惡之症且見
此舌者病必見凶須要小心凡癰疹初見須用紙燃
照看胸背兩脇點大而在皮膚之上者爲斑或雲頭
隱隱或瑣碎小粒者爲疹又宜見而不宜多見按方
書謂斑色紅者屬胃熱紫者熱極黑者胃爛然亦必
看外症所合方可斷之春夏之間濕病俱發癰疹爲
甚如淡紅色四肢清口不甚渴脈不洪數此非虛斑

卽屬陰斑或胸前微見數點面赤足冷或下利清穀
此陰盛格陽於上當溫之若斑色紫而點小者心胞
熱也點大而紫胃中熱也斑黑而光亮者熱毒極熾
雖屬不治然其人氣血充者依法治之或有可救若
黑而晦者必死黑而隱隱四旁赤色者乃火鬱內伏
大用清涼透發間有轉紅而可救者又有夾斑帶疹
皆是邪之不一各隨其部而泄然斑屬血者恆多疹
屬氣者不少斑疹皆是邪氣外露之象發出之時宜
神情清爽方爲外解裏和如斑疹出而昏者此正不

身醫真諦 卷一
勝邪而內陷或胃津內涸之候矣
再有一種白痞小粒如水晶色者此濕熱傷肺邪雖
出而氣液枯也必得甘藥補之若未至久延氣液尚
在未傷乃為濕鬱衛分汗出不徹之故當理氣分之
邪枯白如骨者多凶氣液竭也

再溫熱之病看舌之後亦須驗齒齒為腎之餘齦為
胃之絡熱邪不燥胃津必耗腎液且二經之血走於
此處病深動血結瓣於上陽血色紫紫如乾漆陰血
色黃黃如醬瓣陽血若見安胃為主陰血若見救腎

為要然豆瓣色者多險惟症尚不逆者猶可治否則
難治矣此何故耶蓋陰下竭陽上厥也

齒若光燥如石者胃熱甚也證見無汗惡寒衛偏勝
也辛涼泄衛透汗為要若如枯骨色者腎液枯也為
難治若上半截潤水不上承而心火上炎也急急清
心救水俟枯處轉潤為妥若咬牙齧齒者濕熱化風
瘧病但咬牙者胃熱氣走其絡也咬牙而脈症皆衰
者胃虛無穀以內榮也此何以故虛則喜實也舌本
不縮而硬牙關咬定難開者此非風痰阻絡即欲作

瘧症用酸物擦之卽開酸走筋木來泄土故也
若齒垢如灰糕樣者胃氣無權津亡而濕濁用事多
死初病齒縫流清血痛者爲胃火衝激不痛者爲龍
火內燔齒焦無垢者死齒焦有垢者腎熱胃刮也當
微下之或玉女煎清胃救腎可也

再婦人病溫與男子同但多胎前產後以及經水適
來適斷大凡胎前病古人皆以四物加減用之謂恐
邪來害妊也如熱極者有川井底泥及藍布浸冷覆
蓋腹上等皆是護胎之意然亦須看其邪之可解而

用之如血脈之藥不靈又當審察不可固執仍宜步
步保護胎元恐正損邪陷也至於產後方書謂慎用
苦寒恐傷已亡之陰也然亦要辨其邪能從上中解
者稍從症用之亦無妨也不過勿犯下焦且屬虛體
當如虛怯人病邪而治況產後當血氣沸騰之際最
多空竇邪必乘虛內陷虛處受邪爲難治也如經水
適來適斷邪將陷於血室少陽傷寒言之詳悉不必
多贅但數動與正傷寒不同仲景立小柴胡湯提出
所陷熱邪參棗以扶胃氣因衝脈隸屬陽明也此惟

吳醫彙論 卷一
虛者爲合治若熱邪陷入與血相結者當宗陶氏小柴胡湯去參棗加生地桃仁查肉丹皮或犀角等若本經血結自甚必少腹滿痛輕者刺期門重者小柴胡湯去甘藥加延胡歸尾桃仁挾寒加肉桂心氣滯加香附陳皮枳殼等然熱陷血室之症多有謔語如狂之象與陽明胃熱相似此種病機最須辨別血結者身體必重非若陽明之輕便者何以故耶陰主重濁絡脈被阻身之側旁氣痺連及胸背皆爲阻室故去邪通絡正合其病往往延久上逆心膈胸中痺痛

卽陶氏所謂血結胸也王海藏出一桂枝紅花湯加海蛤桃仁原欲表裏上下一齊盡解之理此方大有巧妙焉

凡世語

萬物生於氣者其土不一齊盡隨之野此亦大旨
自國凡祖醫血滌亂出王善難出一卦其孫芬焉

陳獻傳

名嘉琛號絨齋長
庠生住虎邱山塘

人身一小天地論

造化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無極
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陰分陽也陰為陽母陽為
陰父陽生於子極於巳而一陰來姤陰生於午極於
亥而一陽來復震為長男屬火火生於寅胞胎在巳
巽為長女屬水水生於申胞胎在亥巳亥為天地之
門戶陰陽之根本也人稟健順之德以生五行之氣
隱於五臟見於六腑呼吸即陰陽運輸也津液即雨

露灌溉也光澤卽花木榮繁也耳目卽日月晦明也
人身一小天地信哉善觀脈者知陰則知陽知陽則
知陰可以心察可以指別可以類求可以意會可以
萬全至道淵微莫逾於此順而調之真氣乃安邪氣
乃正反之則病實則氣入虛則氣出氣實則熱氣虛
則寒治之若何溫涼各隨其候補瀉各有其宜無虛
虛無實實無太過無不及上應天光星辰象緯下副
四時五行貴賤以明三部九候以察八正八風陰陽
升降配天象地之說是在神悟靈機心識微妙者矣

顧雨田

名文烜號西疇國
學生世居南城下

書方宜人共識說

國家徵賦單曰易知良將用兵法云貴速我儕之治
病亦然嘗見一醫方開小草市人不知爲遠志之苗
而用甘草之細小者又有一醫方開蜀漆市人不知
爲常山之苗而令加乾漆者凡此之類如寫玉竹爲
萎蕤乳香爲薰陸天麻爲獨搖草人乳爲蟠桃酒鴿
糞爲左蟠龍竈心土爲伏龍肝者不勝枚舉但方書
原有古名而取用宜乎通俗若圖立異矜奇致人眼

生不解危急之際保無誤事又有醫人工於草書者
醫案人或不識所係尚無輕重至於藥名則藥舖中
人豈能盡識草書乎孟浪者約畧撮之而貽誤小心
者往返詢問而羈延可否相約同人凡書方案字期
清爽藥期共曉再如藥引中生薑常寫幾片燈心常
寫幾根竹葉橘葉常寫幾瓣蔥管荷梗常寫幾寸余
謂片有厚薄根有短長瓣有大小寸有麤細諸如此
類皆須以分兩爲準又煎藥宜囑病家各藥各罐勿
與他人共用恐彼煎攻尅此煎補益彼煎寒涼此煎

溫熱譬如酒壺泡茶雖不醉人難免酒氣此說偶見
於願體集中竊以爲先得我心故亦摘而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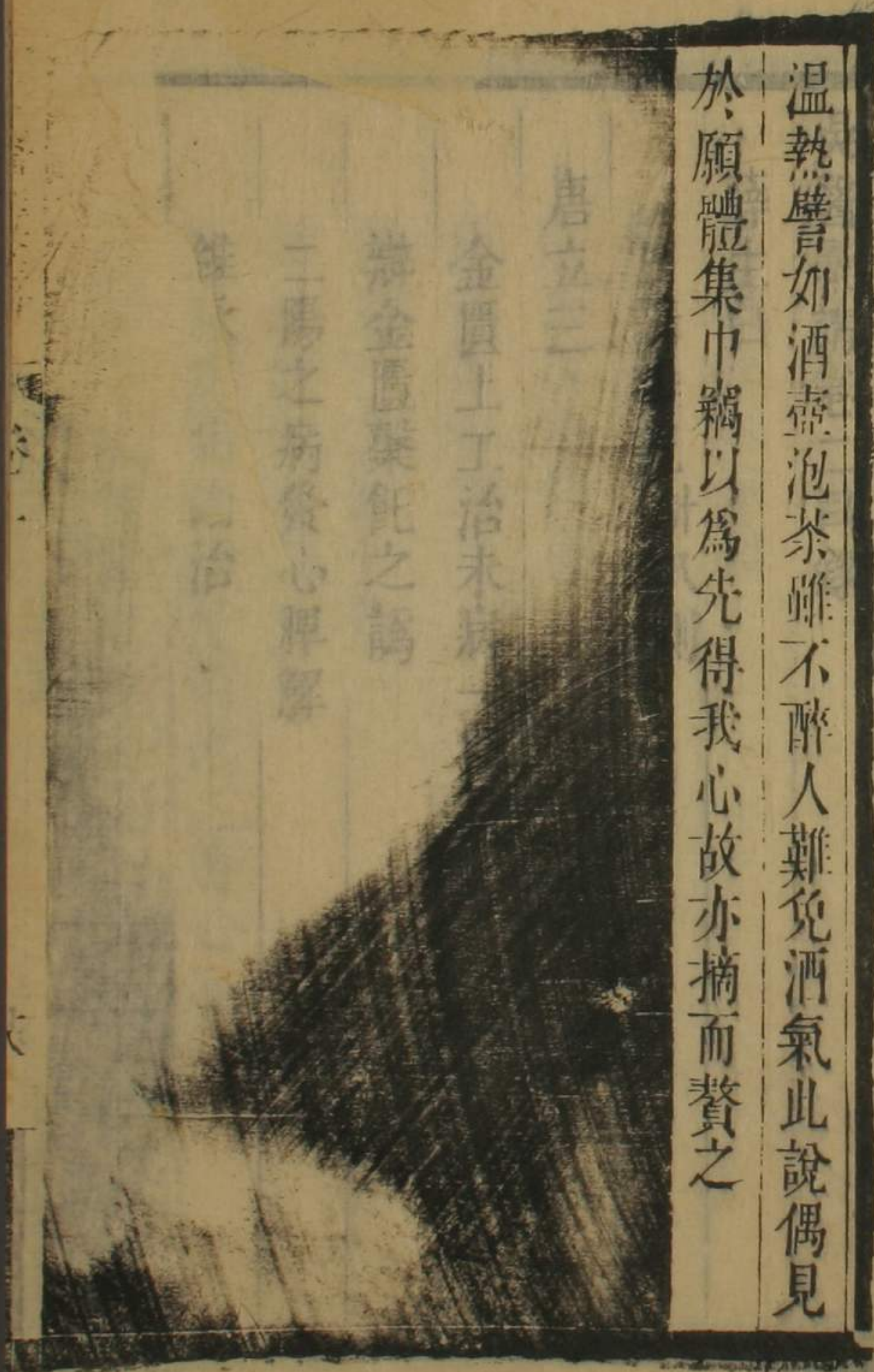
唐立三

金匱上丁治未病

海金匱藥託之語

二陽之病發心脾

健人



醫宜博覽論

讀傷寒補天石貫珠集二書合記

妊娠陰脉小弱論

讀書十則 有小序

讀書須看反面

讀書須看對面

讀書須識正旨

讀書必須彙叅

讀書須立主見

讀書必須隅反

讀書須善比例

讀書須別錯處

讀書須汰衍說

讀書須辨訛字

餘稿頗繁分卷續鐫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and rows, containing faint text likely representing a table of contents or index.

吳醫彙講卷二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王濤文海氏校訂

薛生白

名雪號一瓢兩徵鴻博不就所著詩文甚富又精於醫與葉天士先生齊名然二公各有心得而不相下先生不屑以醫自見故無成書年九十而歿此日講雜紀今令曾孫東來所述東來名啓潛字應枚住瓣蓮巷即承祖業

在易先天圖三在上在南後天圖三在下在西北與內經之旨正合體用互呈生成俱著人身一小天地豈不信哉繫辭釋先天圓圖云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數往者順卽後天之用五行相生之謂內經人壽可得百年之說也知來者逆卽反五行之相尅者爲相生軒岐治病之秘旨也從後天圖經逆到先天圖位便是金丹大道攢簇五行作用余嘗言人須到得半個神仙身分方當得起名醫二字實非浪語
凡大疫之年多有難識之症醫者絕無把握方藥雜投天枉不少要得其總訣當就三年中司天在泉推氣候之相乖者在何處再合本年之司天在泉求之以此用藥雖不中不遠矣

讀素問耳兼心腎與靈樞合看則又兼肺可見每竅皆兼五行如天地之互相入者

喻江西才宏筆肆專以大言欺人惟論溫則自呈敗缺不少人不知其牽混也溫瀝二症絕無界限使後學亦往往混讀而不甚分明余故於此三致意焉
長沙夫子用阿膠何曾云炒後人畫蛇添足耳阿膠之用專爲濟水伏流也炒之濟水何在哉

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表之熱寒之用裏之寒熱之體言熱病本於寒寒既病而爲熱矣則體用

皆熱也漢之文法如此

婦人手少陰脈動甚者妊子也陰搏陽別謂之有子
手少陰脈盛是宜妊子之象及笄之子亦有之者過
此不得亢極為病比比然也若陰搏陽別已有子也
一句虛看一句實看方是女子尺脈常盛寸脈常虛
此言陽別者猶云與平日之脈有別至是而寸脈亦
覺洪滑故云少陰脈動甚者妊子也

內經夢事雖分臟腑陰陽大要總繫心肝兩臟為主
何也未有神魂靜而夢寐顛倒者也

唐立三 名大烈號笠山一號林澄長岸生
選授蘇州府醫學正科住臨頓路

金匱上工治未病一節辯

此節諸家註釋皆隨文敷衍惟尤在涇以酸入肝以
下十五句謂疑非仲景原文後人謬添註脚編著者
誤收之也細按語意見肝之病以下是答上工治未
病之辭補用酸三句乃別出肝虛正治之法觀下文
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意可見矣 烈謂在涇
所云註脚之說可稱千古隻眼惟是此節專為治未
病而設補用酸三句非皆肝虛之治兼出實脾之法

蓋言肝若虛者用酸補之若實者用焦苦補火以助
土甘味直益其土也酸入肝三句與上三句針對尚
可為上三句申明其義可毋謂之謬註脾能傷腎以
下十二句無論補脾以傷腎縱火以燦金然後使肝
無伐獲益者少受傷者反多已屬不經且於治法亦
隔四臟迂迴極矣更脾得補而生肺金來尅木僅隔
二臟脾土勝而尅水少於涵木亦隔二臟忘其近者
而以迂遠之說強為穿鑿謬註顯然況凡臟病惟虛
者受之而實者不受臟邪惟實者傳仇而虛者不傳

故治肝虛者直補其肝以禦外侮治肝實者先實脾
土以防滋蔓此正治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
之二句愚見亦以為謬註刪此十四句則下文虛虛
實實等句一氣貫穿矣

辨金匱繫飭之譌

金匱第十三節清邪中上濁邪中下大邪中表小邪
中裏之下魏栢鄉諸本作繫飭之邪徐忠可諸本作
繫飭之邪醫以繫字讀作穀字者居多以致金匱心
典竟作穀飭之邪矣蓋因梅誕生字彙無此繫字而

飪字註云麵裹屬故誤以穀字配之而為難化之物也考康熙字典馨字註云讀與馨同卽以金匱馨飪之邪句實之按飪為烹調生熟之節則此句當作馨香可口過食之而停滯應讀馨音馨飪為是以馨讀穀以飪作飪及竟作穀飪者皆非也

二陽之病發心脾解

二陽者足陽明胃手陽明大腸也其病發於心脾蓋因思為脾志而實本於心其始也有不得於隱曲之事於是思則氣結鬱而為火以致心營暗耗既不能

下交於腎脾土鬱結又轉而尅腎是以男子少精女子不月無非腎燥而血液乾枯也且夫脾有鬱火則表裏相傳胃津亦涸大腸為胃之傳道故併大腸而亦病也此二陽之病當以燥火之證言在胃則為消為格在腸則為閉為鞭至於胃腑既燥而脾無以行其津液則為風消風消者火甚而生風脾憊而肌肉消削也大腸之燥傳入於肺則為息奔息奔者息有音而上奔不下也四臟二腑交相燔灼陰液盡耗故直斷為死不治昔王安道以腸胃有病延及心脾顛

倒其說於不得隱曲之故闕而未詳喻嘉言闡發稍明亦但言其所當然而未窮其所以然故更詳之

維脈爲病論治

二十九難曰陽維爲病苦寒熱陰維爲病苦心痛越人但有是說而無治法後人以桂枝湯爲治可謂中肯蓋陽維維於陽屬於衛也故爲寒熱陰維維於陰屬於營也故爲心痛桂枝湯有和營衛調陰陽之力適合比例以治也

張劉李朱後當以薛張吳喻配爲八大家論

自有軒岐越人以來著書立說者不下數百家而久推張劉李朱爲四大家者蓋以仲景首論傷寒立法立方實爲醫祖守真復以春溫夏熱立言補仲景之未備東垣詳辨脾胃內傷與外感懸殊又補張劉之未備丹溪又專論補陰再補東垣之未備各有見地迭爲補闕已有李士材論之曉暢矣而余謂言外感者張劉言內傷者李朱似乎備矣而實有未盡明之薛立齋謂十三科一理慨外科固執成方不窮病本特發內外合一之論又以風會不齊今人虛薄痛戒

寒涼多行溫補此又補丹溪之未備而擴人胸臆者
由是張景岳李士材輩著述頗行實皆立齋之餘韻
也雖然內傷諸症脾胃獨詳於李氏陰陽分擅於朱
薛可謂無遺蘊矣而外感風寒溫熱之外尚有夏月
直受暑邪者雖潔古東垣輩以動靜分陰陽似屬近
理自有張鳳達申明傷暑之理蘊特著全書可云見
老復有喻嘉言不獨從仲景書中悟出冬溫春溫伏
氣爲病於千百年無人道破之書一旦揭其微義誠
爲暗中一大炬更悟出秋燥一門指破內經秋傷於

濕之誤可稱千古隻眼至此而天之六氣方云大備
更有不關六氣而亦屬外受之疫邪諸書中雖亦有
所闡發而莫如吳又可直窮變態反覆詳明此又於
講求外感諸家補其未備者也其外載籍充棟縱各
有可採之論可傳之方無論醇於此者疵於彼難稱
完璧卽有腹笥廣博卷帙充盈者要不及薛張吳喻
四先生各開生面以補張劉李朱之闕也讀其書不
敢沒其功故特以八大家推之

醫宜博覽論

病有常變治亦有常變無不備載於書中固在乎人之善於取裁也然而世人之病不獨變端莫測談非容易更有證出希奇人難習見當此時也將束手而待斃耶抑漫然而嘗試耶載籍極博奇妙不少試舉一二言之辛亥春元墓墳丁沈長觀大腸頭忽出寸許痛苦難忍乾則退落又出又落二十日餘如是者三次就治於外科始有稱爲肛癰者繼則莫能治之一日赴城中王士林家求治士林曰此名截腸病出於夏子益怪疾奇方此時尚可治之再出再落則不

可救矣令以醫坐浸於芝麻油內再日飲麻子汁數盞不數日而愈夫夏子益書今已無傳不過散見於本草綱目王子留心及此其博記可知又己亥歲春有秦興縣人繆志文被訟管押驟然週身發泡流水皮癱毫無空隙卽行斃命屍屬具控奉撫臬各憲調發蘇州府審辦郡侯楊公轉行府醫學翁公查議是否毒發有無此瘡翁公以係內科請飭外科查覆聞郡外科皆無以對翁公偶過寒齋談及此事余曰曾見彭用光普濟良方載有虜瘡云建武中南陽擊虜

所得與此證情形悉合須以蜜煎升麻拭摩若不卽
療數日必死等語綱目蜂蜜註中亦有是說翁卽借
去此書并卽申明於內科醫生唐立三家借得簽呈
詳覆而定案於是縣差之罪得雪設使是時苟無此
書幾成冤獄矣又庚戌冬南營高姓女兩足指忽青
黑紫爛不知痛癢漸延至跗脛蹠間請治於外科多
人有云脫疽者有云落腳傷寒者並有推爲冤業症
者咸稱不治及邀封門陸鳳翼視之云此不成爲病
止服溫通氣血之劑外用臘糟煎洗不數日可愈果

如其言衆皆異之余於附近視症聞之亦異後遇陸
子詢其故答曰診其脈惟稍濇餘無病象并問其素
常裹足過緊因知此症不過血脈受寒冰凝不運於
是肌肉潰爛耳此乃切問精詳又不張大顯功殊可
欽也又丙午春有海門人王潮患病延醫張勝林用
桂附等藥病已漸輕換醫陳若山因王潮面帶赤色
身不惡寒用犀角等味涼藥越日卽死其父王德甫
毆傷陳若山身死奉臬憲常公提至省城審辦因余
有府醫學之任下余辨議余以傷寒論少陰病裏寒

身醫宗請 卷二
外熱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色赤通脈四逆湯主之一
條與此案前醫所用之藥相符又景岳寒熱篇云凡
真熱發熱而假熱亦發熱其病亦爲面赤躁煩等證
昧者見之便認爲熱妄投寒涼下咽必斃等語又與
服犀角等藥越日卽死相符其爲陳若山誤治而死
無疑詳覆定案於是王德甫痛于毆醫罪得輕減又
已酉歲表甥陸灌園患瘡半年六肉盡削後變黃疽
繼而兩膝腫痛大如鶴膝兩股胛膈皆青黑痛甚而
冰冷又上下牙齦紅腫形如榴子色若塗硃日漸潰

爛滿口熱如火烙舌亦紅紫而痛湯粥難下病勢可
危徧請外科圖治皆云下部陰寒上焦火亢殊爲棘
手余素不諳外科亦同聲無措一日延山塘劉玉如
來云此一症也名曰青腿牙疳載於

御纂醫宗金鑑如方調治而愈夫醫宗金鑑人所應讀之

書也延過外科數位無人或識惟劉子知之多見其
有學也卽此五病失治則死得治則生一死一生出
乎醫手由是觀之書可不覽哉覽可不博哉司人性
命者豈僅粗知經絡藥性脈訣湯頭遂可云勝任哉

讀傷寒補天石貫珠集二書合記

傷寒一症頭緒繁多自仲景立法立方以來叔和編次無已註釋理蘊爲之一顯迨後續爲註釋者不下數十家互相訾詆殆無底止余謂數十家中吳蒙齋之指掌固爲捷徑雖李士材亦以爲善然而奧義深微末由參究方中行起而條辨洵爲卓識程郊倩拾其唾餘徒滋浮衍柯韻伯立言雖暢不免穿鑿至如張路玉周禹載諸君詮發各極精詳又或嫌其叢蔓獨有喻氏之書膾炙人口者以其繁簡得宜通乎衆

耳然以尤在涇先生貫珠集較之則又逕庭矣卽如首篇云寒之淺者僅傷於衛風之甚者并及於營衛之實者風亦難洩衛之虛者寒亦不固但當分病症之有汗無汗以嚴麻黃桂枝之辨不必執營衛之孰虛孰實以證傷寒中風之殊立爲正治法權變法幹旋法救逆法類病法明辨法雜治法等仲景著書之旨如雪亮月明令人一目瞭然古來未有何其金匱心典梓行於世并採入

御纂醫宗金鑑而貫珠集一書尚未傳播良可惜哉至於

變通其法而云今昔異宜者如陶節菴高鼓峯輩雖亦代有傳書而莫如戈存橋之補天石爲最舉凡四時感症無論正傷寒類傷寒分條辨治各極其妙可謂博而詳詳而約矣其書板廢之後莫之再鏤者余實不得其解欲將戈九二君之書合鑄行世一則由證以立法一則由法以辨證相爲經緯瞭如指掌竊以爲凡屬感症止須讀此二書思過半矣無如力不從心因循未鏤今老矣有志而不逮矣爰紀數語以俟諸同學或有意見相同者否

妊娠陰脈小弱論

內經言手少陰脈動甚謂之有子陰搏陽別謂之有子曰動曰搏皆有力之象也而金匱復以陰脈小弱其人渴不能食無寒熱者爲妊娠二說何其相反耶蓋內經所云者一謂手中之少陰腎脈血聚氣盛故脈動一謂陰得胎氣而強故陰脈搏指而陽脈反與之有別此皆於三月之胎診之始驗其金匱所云者謂下焦之氣血驟爲胎蝕暫似有虧故脈小弱此惟於兩月左右驗之過此則不然矣是以下文有於法

身醫彙論 卷二
六十日當有此證句由是觀之二書似反而實同也
然更以千金所云初時尺脉微小呼吸五至三月數
之語合而參之斯得圓通之妙焉

讀書十則 有小序

嘗讀喻西昌書有曰邇來習醫者衆醫學愈荒無方
之書全不考究有方之書奉爲靈寶云云可知吾儕
之學問全在乎無方之書爲根本也然而典墳具在
蘊奧良多何以考之何以究之哉聊紀數則以爲引
伸之鑒

讀書須看反面

丹溪曰方書瘦胎飲一論爲湖陽公主作也予族妹
苦於難產予甚憫焉視其形肥而勤於針繭構思旬
日忽自悟曰此正與湖陽公主相反彼奉養之人其
氣必實耗其氣使和平故易產今形肥知其氣虛久
坐知其不運令其有孕至五六月遂於大千方紫蘇
飲加補氣藥與十數貼因得男而甚快烈按同一難
產而有虛實之別補氣之方反從瘦胎飲悟出故凡
前賢議論必明其正義又必於反面構思方不爲其

所囿可見讀書不可獨泥於正面也

讀書須悟對面

趙養葵水火論曰世人皆曰金生水而予獨曰水生金夫肺出氣也腎納氣也凡氣從臍下逆奔而上者此腎虛不能納氣歸元也毋徒從事於肺或壯水之主益火之源肺向水中生矣烈按水生金乃金生水之對面也世人但知其一面而不知又有彼一面凡此之類自在人善悟之耳

讀書須識正旨

素問通評虛實論曰帝曰腸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吳鶴臯註云身熱則血敗而孤陽獨存故死烈按腸澼便血之身熱有三一則表邪下陷於陽明藥中加葛根胃氣得升即愈一則陰盛格陽雖為危候亦有用溫藥而得生者惟陰氣已竭之身熱於法不治吳鶴臯但註得孤陽獨存可知陽陷與格陽不在此例也苟使泥於吳註幾疑此症惟有孤陽獨存矣并疑凡身熱者皆死矣故曰讀書須識正旨

讀書必須彙叅

李念莪腫脹論引內經實脹四條虛脹二條寒脹三條熱脹一條又五運六氣各有腫脹然有提其綱者曰諸濕腫滿皆屬於脾又曰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聚水也又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可見諸經皆有腫脹無不由於脾肺腎三者烈按今醫之各有所偏者因看書時不能參考異同以致囿於一說遂為成見張路玉醫通凡例曰從古立言止就一端而論誠哉是言也故引此以為讀書

必須彙叅之法

讀書須立主見

景岳全書關格門歷引經文而曰關格一證內經本言脈體以明陰陽離絕之危證又歷辯越人以上魚為溢為外關內格入尺為覆為內關外格及仲景叔和東垣等以在尺為關在寸為格關則不得小便格則吐逆之非而獨創論曰人迎察六腑之陽氣口察五臟之陰人迎盛至四倍以上此孤陽獨存故曰格陽格陽者陰格於陽也氣口盛至四倍以上此元陰

無主故曰關陰關陰者陽關於陰也若人迎寸口俱盛至四倍以上且大且數此陰陽相離故名關格也總由傷腎傷精陽不守舍雖與勞損症不同實即勞損之別名也烈按關格二字諸先哲久已相傳爲下關上格矣一旦獨闢爲陰陽離絕之脈證不囿於相傳舊說觀此可以開我儕自立主見之一助

讀書必須隅反

王損菴曰內經言溫瘧在臟者止以風寒中於腎言單瘧者止以肺素有熱然冬令之寒既得以中於腎

則其餘令氣之邪又寧無入客於所屬之臟者既肺本氣之熱爲瘧則四臟之氣鬱而爲熱者又寧不似肺之爲瘧乎此殆舉一可以三隅反也烈按內經止說得冬令之寒而損菴卽於冬令推到春夏秋令氣之邪內經止說得肺素有熱而損菴卽於肺臟推到心肝脾腎可見讀書貴乎隅反不可固執一說也

讀書須善比例

喻嘉言治金鑑一案曰觀其陽症陰症混在一區與兩感傷寒無異仲景不立治法然曰發表攻裏本自

不同又曰活法在人神而明之未嘗教人執定勿藥也於是以前麻黃附子細辛湯兩解其在表陰陽之邪附子瀉心湯兩解其在裏陰陽之邪而愈烈按春溫之症本無兩感嘉言以其病情同於兩感而即以仲景之方比例治之真所謂活法在人神而明之也今人奇疾甚多治法宜從權變故引此以爲比例之法

讀書須剔錯處

王安道內傷餘議曰東垣內外傷辨有曰飲食勞倦傷而內熱者乃陰火乘其坤土也又曰勞者溫之損

者溫之惟宜溫藥以補元氣而瀉火邪內經曰溫能除大熱耳按陰火二字靈素難經未嘗言而東垣每每言之又勞者溫之所以調其飲食適其起居澄心息慮以待其真氣之復常也禮記所謂柔色以溫之正與此同今東垣謂宜溫藥補元氣而瀉火邪又易損者益之爲損者溫之又以溫能除大熱爲內經所云而徧考內經並無此語此亦不能無疑者也烈按東垣乃醫賢中翹楚尙有舛錯內經之處況其他書哉讀書者豈可苟焉從事哉故引此以爲一鑒

讀書須法衍說

張會卿曰瘧疾一證內經言已詳盡後世議論煩多反滋疑貳茲舉陳氏三因之說以見其槩如內因五臟之瘧在內經所言不過為邪在何經之辨原非謂七情所傷也再若不內外因或以瘧邪亂神因致狂言似鬼者有之豈鬼祟果能為瘧乎至若胃瘧既云飲食明是內傷且凡先因於瘧而後滯於食者有之未有不因乎外邪而單有食瘧者也陳氏之說既以三因立論故不得不敷衍其說不知響影之談不但

無益而且亂人意見烈按此類之衍說甚多如士材之診家正眼每脈中必以寸關尺為主病甚至將遲數之脈亦復分之而云寸遲上寒關遲中寒尺遲火衰夫三部之脈數則俱數遲則俱遲如何提出一部之獨遲獨數以為主病乎此亦景岳所謂敷衍其說也諸如此類不可為其所惑

讀書須辨訛字

喻嘉言秋燥論曰生氣通天論謂秋傷於燥誤傳傷燥為傷濕解者竟指燥病為濕病遂至經旨不明烈

按此一字之訛而有毫厘千里之謬諸書中傳寫訛字頗多讀書者自須具眼

此處有若干行非常清晰的文字，但由於其極淡且模糊，內容無法辨識。其排版為多欄式，每欄約有十餘字。

此頁為空白，僅有少量紙面斑點及右側邊緣的書口痕跡。

